

念念不忘

那时,夏天是个动词

李柏林

一年到头,夏天是我最忙碌的时候。天一热,暑假就来了,我总要想办法去外婆家,因为那儿才是我的乐园。

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捉蚯蚓。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女孩子的样子,短发,也从没穿过裙子,和一群男孩子一起,把吃喝玩乐奉为人生大事。蚯蚓喜欢隐藏在泥土里、砖头下。清晨,我们一行人用手掏着泥巴,翻着砖块。恨不得重整山河。尤其下过雨后,地面潮湿,有些蚯蚓还想像出来散个步,可我们从来不会漏掉一只,给它们来个有去无回。

蚯蚓捉到后,我们便去河边钓鱼。那时候钓鱼的工具简单极了,找一根竹竿,拴上一根毛线,系着一只蚯蚓,不一会儿,小虾小鱼就上来了。不到一上午,就装满一桶,我每次都要提着桶,扛着竹竿回家,像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吃法,也没有那么多调料,回去洗干净后,拍上两瓣蒜,加上两个辣椒,爆炒一番,便是美味。

吃过午饭,大人要午睡,我也不能歇着,还有太多蜻蜓等着我去抓。开始的时候,我还能为了只蜻蜓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可后来,我便觉得,既然是“作战”,就要有“武器”。我让姥爷用竹子给我做了工具,长长的竹竿上,绑着一个竹圈,然后开始四处收集蜘蛛网。家里的屋檐上,门外的房梁上,甚至有的蜘蛛还在织网,我便毫不犹豫地用我的竹圈捅破,然后把蜘蛛网缠在我的竹圈上。待竹圈上缠满蜘蛛网,我开始拿着网,像一阵风满村子跑,蜻蜓迎面撞上,便动弹不得了。

我整日在村子里游荡,甚至这些虫子见到我都要调转方向。当我累了渴了,就去外婆的菜园摘上一根黄瓜,或是一个西红柿,用溪水洗一洗,清凉又解渴。那时候没有那么多零食,馋了,就去菜园里摘西瓜、摘黄瓜……我甚至可以为了一个西红柿,一天跑去看三回,只为等它变红。

不知道从哪个暑假开始,妈妈给我买了一条白裙子,我才恍然觉得自己是个女孩子。

后来的夏天,蚯蚓好像永远在沉睡,外婆的菜园也变成了一条马路,曾经的那个世界消失了,只有我在悄悄长大。

它们离开后,夏天仿佛不再生动。现在想起那些夏天,知了在用叫,蝴蝶在飞,我们在跑。那时,夏天明明是个动词,怎么走着走着,就变成名词了呢?

生活手记

以自己的方式进伏

赵自力

伏天于我家来说,就像个动词。

进伏后,天气要热许多,母亲说她要忙着晒伏了。

衣柜里的被子和衣服,都拿出来洗干净,然后放太阳底下暴晒。木箱里还有没穿过的布鞋,那是母亲年轻时做的,还纳了许多鞋垫。平时舍不得穿,码在木箱里,加几颗樟脑丸,放了一年又一年。那是母亲的心爱之物,每年伏天都要晒晒。尽管留有岁月的痕迹,但依然感觉很新。白色的鞋底,黑色的鞋面,密密缝上的都是爱的记忆。

除了衣物外,母亲还喜欢在伏天晒干货。端午节摘的艾叶,拿出来再晒一个太阳,密封好放塑料袋里,可以保存好久,随时需要随时拿出来泡。苦瓜干、金银花茶,还有蒲公英等等,晒晒太阳通通风,直到冬天还是新鲜的。母亲戴着草帽,在院子里晒这晒那,各种东西轮流上场,真是“你方晒罢我登场”。

父亲喜欢侍弄庄稼,种什么收什么,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棉田是父亲喜欢转悠的地方,特别是花开结棉铃时。这时父亲戴着草帽,拿着剪刀,一棵棵给棉花整枝。整过枝的棉田,不仅通风,而且保证了营养,棉铃也越结越大。“别嫌伏天热,天越热庄稼长得越快呢。”这也是父亲的经验之谈。那些庄稼,都在一阵阵热浪里,蓬勃生长着。

每年的伏天,我喜欢晒书。那些书都是往年伏天晒过的,一年没见过太阳了,正好搬出来晒晒。竹床搬出来,椅子排成排,然后把书小心地摊放在上面。由于年年伏天晒书,那些藏书基本没被虫子损坏,也没有受潮,干干爽爽的。晒书后,把所有的书都整理一番,列出新的读书清单,给自己的精神生活“加餐”。

以自己的方式进伏,在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也是人生的福气。

人生百味

童年的麦秆扇

陈国凡

周末去城里逛街,被人塞了一把圆形塑料扇子,扇面上印着某医院的广告文案,我的思绪一下子飞到了夏季使用麦秆扇的童年时光。

麦秆扇,顾名思义是用麦秸秆做成的扇子。先将毫无瑕疵的麦秸秆编成扁带状,寸余宽,用针线扎紧,围成一圆圈,大如盆,最后装上一根宽扁状的竹柄,将扇子固定。拿扇在手,左右摇动,风儿就神奇地来了,呼呼地拂过全身,顿感一阵凉意。那时,乡村没有空调和电扇,炎热的夏天,驱热散凉,全靠麦秆扇。

吃饭时,天热,身上更热,一会儿就满脸是汗,此刻,我却不喜用扇子。要是一手握扇,还怎么大快朵颐呢?我又不是哪吒,有三头六臂。于是,宁可大汗淋漓,也弃用扇子。这时候,母亲就会放下碗筷,对着我的头,轻摇麦秆扇,一边看我狼吞虎咽,一边微笑道:“不热了吧?慢点吃。”我微微点个头,继续埋头对付碗里美妙的食物。往往是,等我吃完,母亲碗里的饭菜已变凉,她却毫不在意。

一吃完饭,我一抹嘴巴,将碗筷朝桌上一摆,便飞身而出。等我玩累了回家时,全身汗涔涔的,“扇子呢?扇子在哪里?”我边喊边满屋子找。母亲听闻,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儿,拿扇使劲为我扇风。或许嫌风不够大,我夺过扇子,拼命摇,摇得扇子折了腰。

那时家穷,节衣缩食地过日子,能自己做的尽量不花钱去买。家里种麦子,面粉不用买,麦秆一部分当柴火烧,余下的就作为麦秆扇的材料了。母亲心灵手巧,会纳鞋底,会裁缝,做麦秆扇自然不在话下。

多少个夜晚,酷热难眠,加之蚊虫叮咬,更是无法入睡。我却能很快安然入睡,且睡得香甜。殊不知,那是因为母亲在旁轻轻摇着麦秆扇,为我散热,替我驱蚊。

那时的乡村,人们喜欢扎堆,吃饭,聊天,黑压压的一片,都是人。夏季的午后或晚餐后,树荫下或屋檐下,人人一把麦秆扇,边说边摇,远看像海风卷起的波浪,又似在演奏夏季的交响乐。而一天的话题,就在这麦秆扇扇起的阵阵凉风里飘散了。

童年的夏天,似乎都是在麦秆扇的轻摇中慢慢度过的。因为有了它,夏天即使再炎热,也倍感清凉与美好。

茶缸里的冰棍

张红梅

儿时的夏天,能不时吃上一根冰棍,绝对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

那时乡下没有冰箱冰柜,卖冰棍的都是骑着自行车沿街叫卖。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用小棉被裹得严严实实的箱子,箱子里面垫一层塑料纸,箱子上面再盖一层厚厚的棉垫子。那时的冰棍2分钱一根,没有外包装。我每次想吃冰棍,都要连买带闹向母亲磨半响的嘴皮子,得逞了瞬间破涕为笑,若不然,能和母亲怄一天的气。

大一点的时候,懂得了求人不如求己,自给自足才会有尊严。放暑假时,晚上点着煤油灯做作业,白天去麦地里拾麦穗。拾来的麦穗用一个布袋攒着,直到地里再没有麦穗可拾。把麦穗倒在簸箕里,手拿一块砖头来回搓,把麦粒搓得分离出来。再学着母亲簸麦子,簸去麦壳,之后晃几下,再颠几下,把一节一节的麦秸梗颠到簸箕口。轻轻用手拢起来,一小把一小把抓起撒在地上。此时,院子里的鸡鸭咕咕嘎嘎,蜂拥而上,爪刨嘴啄,都想寻两粒麦子吃。

自行车铃盖麦子可以换一根冰棍,我拾来的麦子,如果每天换一根冰棍,差不多可以换一整个夏天。可以想象那个夏天是何等的清凉舒爽。

有一年夏天,我崴脚了,拾不了麦穗,委屈得不行。母亲安慰我说,困了我帮你拾麦穗。我知道母亲有多忙,全家人整天没黑没白地去地里抢收麦子,就怕哪天偷一会儿懒,遇到暴风雨,把地里的麦子糟蹋了。母亲根本没有时间去拾麦穗。

那天,母亲风风火火从外面回来,褂子湿透了,粘在身上,脸上不断淌着汗水,手里却稳稳地端着一个搪瓷茶缸,笑着递给我说,吃吧,冰棍。我打开茶缸盖子一看,哪里有冰棍,不就是一茶缸底的水,再竖着一根细木条子嘛!母亲凑过头一看,傻眼了,怎么都化了?

原来母亲去给邻居帮忙翻晒麦子,邻居买了冰棍请母亲吃。母亲惦记着承诺帮我拾麦穗的事,心里感觉有愧,那根冰棍就没舍得吃,藏在自己带着喝水用的茶缸里,带回来给我吃。

后来,我拾麦穗,搓下麦子换冰棍,一次换好几根,家里人人有份,藏在茶缸里,用小棉被把茶缸严严实实包住,送到自家地头。母亲见了,欣慰地夸我长大了,懂事了。



花开诗旅

夏日,乡村安谧(外一首)

方华

稻浪上翻卷的夏天
被一波波的绿色消减了暑气
池塘在一阵急雨后
静止如镜
水湾处的一群蝌蚪
在水草间丈量白云的厚度
被蒿草掩隐的小径
在蛙鸣里起起落落

蝉声破开云层
随阳光一起倾泻
笼罩山野
安谧的村庄在午后的微风中
打着轻鼾
一头牛在树荫下
仔细咀嚼夏的味道
两只白鹭用翅膀
刷清蓝天的亮度

一只红蜻蜓
点燃童年的欢快和记忆
它透明的羽翼把一个燥热的节气
舞出轻盈
通往村口的道路空旷沉寂
一只花狗竖起耳朵
仔细聆听远方
那渐走渐近
熟悉又陌生的足音

赤足走在田埂上

脱掉鞋履
以最亲密的方式深入农事

用脚趾感受青草的气息
用脚掌丈量节气的长度
田埂上赤足的行走
把岁月走向童年

在秧下的软泥中
感受情感的酥软
在一池清清的荷塘边
洗净尘世的乏倦

与夏天拉近距离
与乡情拉近距离
以亲近土地的最简洁方式
把一条蜿蜒的乡愁
走成一首欢歌